全集釋

内閣文庫 漢書類 四〇九四號 一二冊 一四八函 一四架

内閣文庫 漢書類 四〇九四號 一二冊 三一三函 二一架

677
内閣文庫 和書類 三八四五一號 一二冊 二〇六函 二四架

四二ノ二

儒家 十七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8451
冊數	12	(1)
函號	206	677

206-677

内閣文庫
林氏藏書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昌平坂學問所

爰稽李唐之治三百年之久
貞觀尤為盛太宗首開弘文館
列名儒内學士討墳典論議
予先為儒重道如此故天是

208-817

以知人臣足以任職知人者明
矣者得行其所學任職者良
之賢者不爲當宗於能三代
已降而無有兩宜以而以者絶
家語曰樊遲問知子曰知人

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
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
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
遠矣由此觀之人君知人
難矣可謂太宗能知杜

後之有志當世者苟能以吾
宗之心行吾言之治以吾宗
之治始復見於當日建中而
年之變給宗戴衛古之
言遂不能覩其毫遂好惜乎甚

吾為人初治宗至東宮宣
公之名曰姓陸名贄字敬輿
吳郡蘇人及徙居為嘉興
學士兩以陽貴宣公曰在平得
以先人之論如葉庵之先見

而不能用之及君乗之之竄
是豈悪治而聖亂乎去小人
之難遠矣予之而如時宣公
已爲相手猶急言而不能比
功於房杜若不得行其職也

宣公房杜易地亦皆能宣公
而集數十巻海船出傳東
有尾張黄門之臣小野篁學
子魚若能讀之知宣公之爲
宣公也以梓之遍同好之黨

右石川安貞字順夫者爲之集
釋業已畢將味宣公者人臣
之義者定之二生君學之源
者也予嘉其志而序
安貞以贊已矣

從二位清原朝臣宣條撰

少納言兼侍從博士清原朝臣宣光書

唐陸宣公全集釋義序

余讀書至於魯男子學柳下惠不納寡婦與虞升卿法孫臏減其竈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學者當如此不然則人與骨皆朽其所有者古人之糟粕耳古昔聖人之王天下也仰觀俯察以立生民之道也於是乎三才之義始備焉後聖相繼鞭其後者損益以從汙隆其朽者雖異其不朽

者一也夫子殂而大道裂焉孟子没而微言絶焉自是儒生膠柱刻舟兀々守株故稷下之學徒飽其肉懿戾之議無所建明也其終至與俗士為伍焉豈不悲哉吾土自復古學興焉夫人自謂得驪珠而其古也亦唯求馬於唐肆窺鳳於藪澤耳故與生民不相入猶方鑿之圓枘也甚者以學代弄纔知讀書賦詩則心奓體忲播棄

名教讎視莊敬世業以爲糞土職任以為臭腐其殺青滿案不止有之無補無之靡闕其貽害不訾也故國君用之則敗政士庶為之則墜業臧穀倶亡羊今而後知其不誣也嗚呼古之爲學也在邦則安富尊榮在家則孝悌忠信而今也淪胥至如此謂之何哉余結髪知讀書深慨學術陵遲欲得古人舍朽因不朽見之事與言者以

開明大道之用也乃自漢至唐反復求之或有行事而無立言或有立言而無行事事言兩存者唯陸宣公而已矣其言曰誦老生之常談不推事變守舊典之糟粕不本事情三代為治損益不同豈樂於變時勢不得已也公捨朽因不朽如此其大也故建中陽九唐之危如累卵而天下士感激揮涙赴義如歸德宗豊沛不失舊物公

文徳焉依其在中書也悃悃款款以身禦虎則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是所謂臨大節不可奪君子人者也天不欲亡斯文貽公集以爲經藝鼓吹也而其全集吾　土未梓故欲同之膾炙與共學捨朽因不朽之道也而寒士不能償其所費齎志擁膝者久矣吾　藩侍臣人見子魚竹中華卿聞而憫之與助成余志促之上梓

乃以為斯集之於余也其猶驥尾乎徒梓之無爲也於是為釋義以托之亦巖穴之不得已也權氏原本前制誥後奏議今以其切世務移奏議於前聊學捨朽者也嗚呼世之讀公集者由是知大道之用在捨朽因不朽階以見之行事與立言使天下後世知道之不可離猶魚之不可脫水則不啻與公千載比肩而立焉亦與魯諸生虞升卿旦暮遇之也誠如此則生民之道其庶幾乎其庶幾乎

安永壬辰春二月

尾張　石川安貞序

呉本無全字

陸宣公全集叙

權德輿撰

舊唐本傳德輿字載之貞元十七年知禮部貢舉凡三歲號爲得人檢校吏部尚書卒贈左僕射謚曰文德輿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醞藉風流爲時稱嚮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詠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紀爲請者什八九時以爲宗匠焉尤嗜讀書無寸景輟倦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渥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末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

贄字敬輿呉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贄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歳以書判拔萃調渭南簿（舊唐作主簿 新唐作尉）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卽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卽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卒塡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眞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詔書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譏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

旣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叙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竇參忌嫉故緩之眞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罪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竊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必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

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舊唐本傳曰家居瘴鄉人多癘疫）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殁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内署也搉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猋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説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

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説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寇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陸宣公全集釋義目錄

奏草

卷之一

論關中事宜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卷之二

論敘遷幸之由狀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卷之三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命論事狀

十四　十五　十六　上篇吳本作請　原本与上合　吳本奏上有中啓二字　十七

卷之四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卷之五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卷之六

興元論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賀吐蕃尚結賛抽軍迴歸狀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内人等議狀

卷之七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復河中後請罷兵狀

奏議

卷之八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映齊抗官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内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卷之九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奏議竇參等官狀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卷之十

呉本事狀間有三字而無下二條之目

原本二十二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卷之十一

論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卷之十二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　又奏量移官狀　又進量移官狀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卷之十三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其三論長吏以增戸加稅闢田爲課績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卷之十四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制誥
(原本一) 卷之十五
奉天改元大赦制 平朱泚後車駕還京大赦
制
(二) 卷之十六
貞元改元大赦制 冬至大禮大赦制
(三) 卷之十七
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制 蝗蟲避正殿降
免囚徒德音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幷
招諭淮西詔 誅李希烈後原宥淮西將吏幷
(呉本原字無) 授陳仙奇節度詔 重原宥淮西將士詔
(四) 卷之十八
賑䘏諸道將吏百姓等詔 優䘏畿內百姓幷

除十縣令詔　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等州百
姓詔　議減鹽價詔　賜京畿及同華等州
百姓種子賑給貧人詔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
功臣詔　改梁州爲興元府升洋州爲望州詔

卷之十九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
將吏百姓詔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
本道詔　授王武俊李抱眞官封并招諭朱滔
詔　招諭淮西將吏詔　招諭河中詔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勑　甄奬陷賊守節
官詔　令百寮議大禮期日詔　不許諸軍

侵擾勑　放淮西生口歸本貫勑　令諸道
募靈武鎭守人詔

卷之二十

冊淑妃王氏爲皇后文　冊嘉誠公主文
冊蜀王妃文　冊杞王妃文　告謝昊天上
帝冊文　告謝玄宗廟文　告謝肅宗廟文
告謝代宗廟文　祭大禹廟文　制策問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制策問博通墳典達
於敎化科　制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答宰相請停大禮表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答第二表　答第三表　答百寮賀利州連

理木表　答辛臣請復御膳表　答百寮請
復御膳表

卷之二十一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
平章事制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渾瑊侍中制　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
章事制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李納
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　韓滉檢校左僕射平
章事制　李勉太子師制　姜公輔左庶子
制　崔造右庶子制　盧翰太子賓客制

卷之二十二

賈耽東都留守制　崔縱東都留守制
普王荊襄江西等道兵馬都元帥制　馬燧渾
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
兼涇原副元帥制　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
馬都統制

卷之二十三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杜亞淮南節度使
制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唐朝
臣振武節度使論惟明鄜坊觀察使制　韓滉
加檢校右僕射制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馬燧李皐賜實封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等

呉本使字無

十

使制　李叔明右僕射制　李澄贈司空制

除鄧州歸順官制　李納檢校司空制

卷之二十四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蠢官鐵券文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與回紇可汗書　賜吐蕃將書　賜吐蕃宰

相尚結贊書二

陸宣公全集釋義目録終

呉本有作在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一

日本　尾張　石川安貞　著

奏草

論關中事宜狀（唐陸宣公傳時馬燧討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唐高宗諱治故唐人諱治為理也）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趨罔不廢（書太甲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有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

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書仲虺之誥文）志期削平（德宗即位欲削平以收諸鎭權不許李惟岳留後討田悅誅梁崇義）忿茲昏迷（書大禹謨昏迷不恭）整旅（詩皇矣文傳旅師）奮伐（詩殷武奮伐荊楚）海内震疊（詩周頌文傳震動疊懼）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公羊傳哀十四年撥亂反諸正説文撥治也）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美所可兢兢保惜（書皐陶謨兢兢業業傳兢兢戒愼）愼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易繫辭文）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

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淮南子説林愚者言而智者擇前漢鼂錯傳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左傳桓二年師服曰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管子輕重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賈子新書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鎭撫戎狄之術焉（一本作也）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税委之京師（隋食貨志開皇

書益稷萬方底

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漢主父偃傳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衆民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姦猾漢武帝紀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此事未見所出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周禮載師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鄭註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論語子路近者說遠者来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唐兵志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隷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凡民年二十為兵六

倒

十而免文獻通考章氏曰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為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衛上畜養戎臣外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其數不同承平漸久武備寖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乗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乗外重之資一舉滔天書堯典象恭滔天兩京不守兩京長安洛陽也尚賴經制頗存典刑詩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彊本之意則忘沿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肅宗年號大憝初夷謂安祿山安慶緒安大清史思明書康誥元惡大憝傳大惡之人為人所大惡繼有外虞悉師東討寶應元年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十一月諸軍圍史朝義之類邊備既弛禁戍亦空吐蕃乗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通鑑代宗紀廣德元年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乙亥吐蕃寇盩厔兵馬使呂月將力

外寇之寇吳本作侵

戰兵盡為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為丙子幸陝州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吳本作侵則崤函失險內寇謂安祿山史思明之徒也外寇則汧渭為戎外寇ハ吐蕃也通鑑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馬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于斯之時朝市離析論語季氏分崩離析註不可會聚曰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宋玉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賈逵曰宸室之奧者後人稱帝居曰宸城邑具全宮廟無賓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詩周頌振古如茲傳振自也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圖書太甲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傳思長世之謀陛下誠宜上副玄心

易坤卦天玄而地黃疏玄天色下察時變易繫辭文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書大甲實萬世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漢揚雄傳拚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郊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師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敵將至設備曰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易繫辭聖人大寶曰位威懾殊鄰蠢茲昆夷詩采芑蠢爾蠻荊傳蠢動也詩緜混夷駾矣箋昆夷夷狄國也此指吐蕃也猶肆毒螫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通鑑代宗紀大曆十四年十月吐蕃南詔大舉入寇

李晟擊於大度河外破之吐蕃南詔饑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遂求通好以息交侵盖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唐吐蕃傳德宗即位欲以德綏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歸俘五百吐蕃感畏發使者隨倫入朝帝又遣倫還蜀俘虜以論欽明思等從獻方物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通鑑德宗紀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縱暴為患德宗即位命回紇使者董突等帥其徒歸國縱樵牧者暴踐果稼振武人苦之留後張光晟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董突怒執而鞭之光晟掩擊并羣胡殺之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通鑑註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策為六軍時李晟哥舒曜劉德信等皆以禁兵出關討賊儻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亭障塞上亭留戍兵以守險要之處也史始皇紀築亭障以逐戎人此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漢嚴助傳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無敢校也役不逾時穀梁傳隱五年伐不踰時討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文翰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管子問兵事者危物也漢鼂錯傳兵凶器戰危事也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況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所患

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通鑑是時李正己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又得李靈曜地又得曹濮徐兗鄆田悅據魏傳相衛洺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唐藩鎮傳朱泚領節度遣滔將兵三千爲天子西乘塞爲諸軍倡始安史後山東雖外臣順實傲肆不廷帝嘉之召見滔殿中帝問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如泚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愈喜特詔勤兵貫王城李希烈傳德宗立加御史大夫節度使名曰淮寧以寵之通鑑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對朝士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帝不以然既而正已死李納繼之通鑑建中二年七月李正己卒子納祕之擅領軍務寶臣死惟岳繼之綱目云建中二年正月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崇義卒希烈叛通鑑建中

二年八月李希烈大破梁崇義崇義將翟暉杜少誠二將請降希烈使將其衆先入襄陽慰諭軍民崇義閉城拒守守者開門爭出崇義與妻赴井死唐逆臣傳希烈平崇義欲有其地會山南節度使李承至不克大掠而去綱目建中三年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惟岳戮朱滔携通鑑建中三年正月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四月朱滔反發兵救田悅携離也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史記呉起傳武侯浮西河中流顧曰美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孜孜勉力不怠也書益稷思日孜孜汲汲不休息貌文子上德篇君子日汲汲以成輝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

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左傳桓十一年盍請濟師於王杜註濟益也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虚内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筭室廬通鑑建中四年四月判度支趙贊奏行税間架税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税錢二千中税千下税五百貸商賈建中三年四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傾司府之幣設請榷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内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詩北山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傳率循也非常之虞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左傳襄十一年書曰居安思危杜註逸書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詩玄鳥邦畿千里維民所止長安西周畿内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於洛邑王賜之岐以西之地終爲秦有至始皇滅趙漢燕魏齊楚以爲郡縣漢嘗因之以定四海漢高祖據關中以滅項羽蓋由憑山河之形勝漢高祖紀秦形勝之國也宅田里之上腴班固西都賦九州之上腴焉註腴肥弱則内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耀威昭德也

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廄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後漢馮衍傳帑藏殷積註說文帑金布所藏之府）有急而須一朝可聚（陸本作取）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漢梅福傳倒持泰阿授楚其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班固西都賦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物）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為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論語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采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芃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

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邸勸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唐六典在城內曰京縣城外曰畿縣）所稅間架榷酒（漢武帝紀元漢三年初榷酒酤師古註榷者步渡橋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德宗即位罷榷酤建中三年復榷酤）抽貫（通鑑建中四年趙贊行除陌錢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留五十錢是抽貫也）貸商點召等請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呉本肯作止

又干作于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兩河河東河北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據兩河而反李希烈據淮西而反)

內侍朱冀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唐德宗紀建中三年六月李懷光馬燧李艽李抱真及朱滔王武俊田悅戰敗績)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建中四年八月李希烈寇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之使簪組升朝若承過恩文學入侍(舊唐本傳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召爲翰林學士)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愼子知忠職不得過官漢梅福傳越職觸罪)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論語子張子夏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禮表記事君近而不陳則是尸利也漢書註言不憂其職但知食祿而已莊子所謂尸居與之異義)自春徂秋

又芻作蒭

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論語子罕縱之將聖註縱大聖之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詩板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傳芻蕘薪采者)此堯舜舍己從人(書大禹謨文)好問而好察邇言(記中庸文)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漢史丹傳元帝寢疾傅昭儀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候上間獨寢時直入臥內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四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若此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大感曰吾輔導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詩鼠思泣血疏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韓非所載卞和泣血異本文義)碎首(漢杜鄴傳禽息憂國碎首不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而不如死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治)牽裾(魏辛毗傳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

甚盛眦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眦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厠之諫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帝不答起入內眦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眦曰今徙失民心又無以食帝徙其半斷鞅者左傳襄十八年晉侯伐齊齊侯畏其衆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劒斷鞅乃止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韓非子說難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爲沮議首尾憂畏左傳文十七年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

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有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漢霍去病傳上嘗欲敎之呉孫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晏子春秋仲尼曰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制勝千里之外者漢張良傳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

異本蒼黃作倉皇

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詒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左傳隱四年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詿誤[漢文帝紀註詿亦誤也]內蓄危疑蒼黃失圖[蒼黃急遽貌]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書胤征脅從罔治]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左傳宣四年狼子野心]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書大禹謨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傳干楯羽翳也皆舞者]

[所執]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闒茸下品[漢賈誼傳闒茸尊顯師古曰闒茸下材不肖之人也]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鞠距踴之能[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或曰兵勢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漢武帝紀元光六年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徵卒殆窮於閭濮皆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詩大東杼軸其空疏杼持緯者]興發已殫

陸宣公集 卷之一 卅一

異本以實例

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
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
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惑
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
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
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效其明聖羣
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
臣此說蓋虛體爾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
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唐德宗紀建中元年四月田悅反
恒趙王武俊青齊李納迭爲脣齒左傳僖五年脣亡齒寒陛下特詔馬
燧委之專征抱眞李芃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

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
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

舊唐書馬燧傳田悅代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己詐効誠
款燧上疏明其必反乃先備之其年悅果與淄青恒冀
通謀自將兵圍邢次臨洺詔燧李抱真李晟救臨洺悅
大敗夜遁邢圍亦解田悅求救於淄青恒冀合散卒壁
于洹水淄青恒冀首尾相應詔河陽節度李芃將兵會
之軍次于漳悅遣將以兵守長橋燧於下流以車數百
乘維以鐵鏁鏁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諸軍畢渡是
時軍粮少悅深壁不戰欲老燧軍燧令諸軍持十日粮
進與悅夾洹水而軍抱真李芃曰粮少而深入何也燧
曰田悅與淄青恒爲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軍
擊其左右兵必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燧
爲諸軍合而破之乃造橋逾洹挑戰悅不敢出恒兵懼
爲燧所并合於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
邀燧燧令諸軍潛軍傍洹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則止
爲陣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
發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悅
乃率淄青恒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
鼓譟而進燧坐申令無動命前除草斬榛棘以爲陣募

勇力爲前列以俟賊至比悦軍至則火止氣乏乃縱兵擊之悦軍大敗迫洹水悦軍走橋橋已焚矣赴水溺死者不可勝紀淄青殆盡悦走魏州

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悦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乗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兹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乗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党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鋭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

左傳襄二十八年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

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兹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蹷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税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内爲之行齎居送可謂勞敝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孫子作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速則乗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誡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

揚湯至速也本于漢枚乘傳文

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絶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詩柔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較禍患之重輕辨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朱滔）恒魏（田悅）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李希烈）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矣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唐藩鎭傳王武俊本出契丹怒皆部）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漢高帝紀三老董公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衆情不附進退遑惑内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巣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衄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

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舊唐書李勉傳勉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清峻宗於虛玄建中元年充河南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哥舒曜以烏合之衆後漢耿弇傳轔烏合之衆捍襄野豺狼之羣唐哥舒曜傳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討希烈曜屯襄城詔勉相犄角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為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漢灌夫傳首鼠兩端註服虔曰首鼠一前一却也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

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芃還鎮為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吳本作初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芃三師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畱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舊唐書李晟傳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將兵圍臨洺

張孝忠易定滄州節度使康日知深趙團練使

邢詔以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與馬燧李抱眞合兵救臨洺安貞按據公集李晟往當在燧眞抱眞破悅後舊新唐書所載似無前後當以公集爲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舊唐書李懷光傳建中三年詔遣懷光統朔方兵歩騎一萬五千同討田悅與滔等大戰于愜山爲滔等所敗復爲悅決水以灌之諸軍不利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鋭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秉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月王師有益於昔時又明矣曩於大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後漢來歙傳得延命假息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眞馬燧足得覲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徒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一　終

陸宣公集釋義巻之二

日本　尾張　石川安貞　著

奏草

論敘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尅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周禮春官註遷主所藏曰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越語范蠡曰君憂臣勞君

臣辱奴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環請對臣
言未獲畢辭令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
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
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
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易繫辭神武而不殺者夫)統天(易彖傳文疏統
領於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書周官文傳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
者)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興師四方
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
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
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
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榷算
之科設率貸之法興(事見于上文)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
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求膏血竭於箠市井愁
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鄙之戍用保
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晉語文)國
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
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薄責將家以出兵凡
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
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繇固有常典今
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
卒乘道路悽惻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左氏傳成八年
季文子曰四方諸侯誰不解體註不復肅敬也)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

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文選西京賦文註裨買賤賣貴以自裨益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慼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左傳哀三十一年誅求無時註誅責也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書旅獒百度惟貞疏百事之節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後漢光武紀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註反側不安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

鼓行白晝犯闕漢賈誼傳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重門無結草之禦左傳宣十五年魏顆從父治命嫁妾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獲之回秦之力人也夜夢之曰余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環衛無誰何之人漢陳勝傳陳利兵而誰何註問之爲誰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舊唐書姚令言傳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寇陷汝州詔哥舒曜率師攻之營于襄城希烈兵數萬圍襄城勢甚危急十月詔令李本鎭兵五萬赴援涇師離鎭多攜子弟而來望至京師以獲厚賞及師上路一無所賜時詔京兆尹王翃搞軍士唯糲食菜啖而已軍士覆而不顧皆憤怒揚言曰吾輩棄父母妻子將死於難而食不得飽安能以草命捍白刃耶國家瓊林大盈寶貨堆積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行次滻水乃返戈大呼鼓譟而還令言急奏之上恐令上庫出繒綵二十車馳賜之軍聲浩浩令言不能戢街市居人狼狽走竄亂兵呼曰勿走不稅汝間架矣德宗令普王與姜公輔往撫勞之纔出內門賊已斬關陣于丹鳳樓下是日德宗倉卒出幸賊縱入府庫輦運極力而止時朱泚罷鎭居晉昌里第是夜叛卒謀曰朱大尉久囚於宅若迎爲主大事濟矣泚嘗節制涇州衆知其失權

言李騎迎入居含元殿既僭號廢居陜快又幸泚寛和乃請令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
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
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
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
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通鑑德宗紀建中元年六月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官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都
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
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泰誓文）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
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伊訓文）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

天下ノ心脱哉字
乎字ア

有以亾（咸有一德文）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
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
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西伯戡黎文）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
罔懲其侮（泰誓文）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大有文）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
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
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繫辭文）又曰危者安其位者
也亾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
忘危存不忘亾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繫辭文）
又曰視履考祥（履上九文）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繫辭文）夫
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

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
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
門唯人所召 左傳襄廿三年閔子馬語 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
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成十三年劉子語 禮記引詩而釋之曰
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
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 大學文 又引書而釋之曰康
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同上 此則聖
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
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
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

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
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
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
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
靡定上自朝列下逮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
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
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
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
危 漢食貨志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欲墜之意也 副億兆憤恥在
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
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 詩文王其命惟新

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左傳昭四年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國）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勤愼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憸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逆詐論語憲問文）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群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詩序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避狄而興（見于孟子梁惠王篇）周文以百里而王（見于公孫丑篇）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況陛下稟英資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己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左傳襄十三年增修德而改卜）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兩河淮西也）荏苒逋誅（文選張華詩荏苒代謝註荏苒猶漸進也）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

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
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祆氣旋復宮闕
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
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論語衛靈公文）不以言廢直千慮一
得（漢韓信傳愚者千慮有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自建中四年十月至興元元年二月德宗在奉天）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戍令臣審思當
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内
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
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愼臣謂
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
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
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
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
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
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
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史記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註春秋緯文）人或不信何以
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
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
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

縣懼之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
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
足慰來蘇之望（書仲虺之語后來其蘇傳君來其可蘇息）而稽諸事實未符
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
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
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
黎烝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
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
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
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
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

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
否隔於其際眞僞雜揉於其間聚怨囂囂（詩十月之交讒口囂囂箋
囂囂衆多貌）騰謗藉藉（漢江都王易傳口語藉藉師古曰諠聒之意）欲無疑阻其
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弘聽納（易坤彖傳含弘光大）
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
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卒鋒潰流決防
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
爲此懍懍也（書泰誓百姓懍懍疏怖懼之意）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
之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
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即
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

心說苑敬愼周公戒伯禽曰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則此義也又當假之
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
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
成湯改過之美書仲虺之誥改過不吝褒其直而勿玄其非有謀
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書皐陶謨禹拜昌言獎其能
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左傳襄十四年文註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
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
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凝梗爲訢合禮樂記天地訢合註訢猶蒸也疏蒸動也易怨讟爲謳歌孟子萬章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註謳歌舜德也浹辰

之間左傳宣九年浹辰之間楚克三都註謂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也可使不變陛下
倘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漢梅福傳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
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
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宄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
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狼狽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
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
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杜預左傳序聖人包周身之防承順之規孝經君子事上將順其美是亦忠於陛下

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其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替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朕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猶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僂僂血誠（後漢楊賜傳不盡其僂僂之心哉註猶勤懇也）敢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兢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漢汲黯傳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文選曹植上責躬詩表犬馬戀主之情）睠睠而不能自止者也（劉向九歎還顧睠睠玉篇睠與眷同）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記禮運文）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

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

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家語五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書皐陶謨文）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愼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大禹謨文）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册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

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書大禹謨文）數（葉本作敷）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書舜典文）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大禹謨文）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仲虺之誥文）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文王文傳濟濟多威儀也）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書泰誓文傳治理之臣）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書泰誓文傳夷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言違衆也詩曰汝炰烋于中國斂

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詩蕩文箋炰烋自矜氣健之貌歛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無背無側傳背無臣側無人也陪箋無陪貳也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同上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仲虺之誥文詩曰惟彼不愼自獨俾藏自有肺腸俾人卒狂桑柔文箋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疏不謀於衆人任用惡人愼詩作順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史殷本紀文強作智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粤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與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記樂記文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書盤庚文疏分明如視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大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老子天下神器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百勝孫子謀攻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聖功被於九歌書大禹謨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論語子罕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註言不可窮盡也然猶兢兢畏愼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

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
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諭
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
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
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
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
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
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
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
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
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

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
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敗作俗
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
頗彰燕居益深（通鑑高宗顯慶二年紀上自即位每日視事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書立政文王之耿光疏光揚）中宮之
威柄潛移（通鑑五年十月上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卒有嗣聖臨朝（嗣聖中宗年號唐則天紀嗣聖元年二月廢皇帝爲盧陵王幽之皇太后臨朝稱制）天授革命（則天紀永昌二年九月改國號周改元天授加尊號曰聖神皇帝降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易彖傳湯武革命順乎天）豈不以經邦之道闕
疇咨於大猷（疇咨書堯典文傳疇誰疏嗟人之難得也大猷詩巧言文箋猷道也）宴安之
懷（左傳閔元年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則致易彖傳文）

疏猶狎順也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迄神龍中宗復于位改元神龍景雲睿宗年號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通鑑中宗紀上毎臨朝韋后施帷幔坐於殿上預聞朝政上官婕妤女婉兒者辯慧能文明吏事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三思通焉薦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三思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安樂公主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婕妤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從之遊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横宰相以下多出其門睿宗紀太平公主與太子共誅韋氏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議政宰相進退繫其一言權傾人主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景龍四年六月韋庶人弑中宗玄宗時爲臨淄王起兵誅之及安樂公主開元元年七月太平公主謀逆玄宗誅之事見于唐書通鑑開懷納忠克己從諫尊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二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

一萌邪道益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爲奉職文選潘岳詩再升上宰朝選李善註廊廟君之居臣朝覲之所通鑑玄宗紀李林甫欲蔽主擅權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自是諫爭路絶矣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通鑑玄宗紀上在位久用度日侈王鉷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此皆不出於租庸調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中外歎怨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安祿山楊國忠之徒內寵擅迴天之議通鑑玄宗紀楊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後漢宦者傳天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禍機燄然燄燄滋甚書洛誥火始燄燄尚微舉天下如居積薪

之上（漢賈誼傳、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詩桑柔文、傳、梗病也）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怫心（後漢來歙傳註、鯁喩正直也、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爲鯁）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致（葉陳作）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發亂之略虚受廣納同符乎大宗招延詢謀轂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後漢光武紀、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豁披胸襟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商書仲虺之誥、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傳、可蘇息）配天之業勃興（詩文王疏、克配上帝、配天命而行也）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唐六典、紫宸殿、內朝正殿也）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論德令諫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惟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大深（浚恒易恒初六爻註、求深窮底令物无餘蘊）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詩正月、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傳、跼曲

也蹕累足也 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 軒殿堂前檐特起曲椽無中梁者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 且未相論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既殊師錫 師錫書堯典文傳師衆錫與也 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 論語八佾文包氏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 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眞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 此句左傳僖二十八年文 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與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 書堯典僉曰傳僉皆也舜典汝諧傳諧和 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

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孚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二終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